

夜读偶记

总在一念间

读张林华散文集《一生不过一念》

| 张颂炫 文 |

在《一生不过一念》中，作家张林华对当下的文学状况和境遇，是有着认真思考的。思考的结果是：文学没有以往那么热的现象是存在的。如何去面对？有人关心，有人担忧，有人弃文学而去，认为这个行当已经“过气”，不值得再去坚守。对此，张林华有自己的主见：“于我而言，总体上站队于审慎的乐观派。一方面是因为我内心信奉‘文学可以改变生活’这一执念，至今依然。我的前辈老乡、翻译家赵萝蕤女士说，‘文学，是人类灵魂的表现，一国的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表现，个人的文章就是他个人的灵魂的表现——把文学纯粹当作技艺和消遣来看的文学，早该算不得是真正的文学，文学应该在人类的心理建设上占最重要的一席。’这个‘灵魂说’观点，我是大致认可的。我反感将文学的作用放大到巨大，乃至膨胀的程度，但也不赞成个别著名作家认为‘文学是无用的’这样的观点。”

这是何等清醒的认识啊！正是有了这种信念，使他拥有了自信，拥有了力量。投入到创作中去时，产生的作用必定是正面的、积极的。于是，我们在《一生不过一念》中，看到了与坚守信念、弘扬精神有关的一些优秀篇章。《我很想建一座凉亭》《缤纷英溪帖》等篇，都写到了信念和与信念有关的故事。

有了信念，张林华的散文创作，就有了明确的方向，这个方向就是关注现实社会、关注现实生活，对自身和身边的人、事、物给予关注，在有所发现，有所感动，有所领悟中获取丰富的创作素材，通过文学表现的手段，讴歌真善美，鞭挞假丑恶，从而给人以鼓舞，给人以力量，给人以信心。这是符合散文这一文体的内在的规律和审美要求的。
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，张林华萌生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这一念。他写小说、写杂文、写随笔、写散文。张林华的可贵之处在于，他在创作过程中，能够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自身的社会环境、工作特点来调整自己的创作重点。由虚而务实，由散而集中，由多而精深。

在《给“员外”请安了》一文中，他写了与杂文大家“老烈”的交往和因此给他的创作上带来的影响和转变。说来也是有传奇色彩的。张林华听了“老烈”的一个讲座，讲座中，张林华对“老烈”强调的“因为文学是人学，所以不关注人的命运的文学是伪文学”“文学不能无病呻吟”这样的话后，对整天冥思苦想热衷于创作的张林华，“有振聋发聩之效，日后我彻底放弃了做小说家之梦，而专攻于杂文、随笔创作”。张林华做的这个调整，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局面。很快，他在杂文、随笔方

面有了颇为可观的收获。

事物总是在发展中的，作家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具备不与时俱进的态度和能力。随后，散文这一创作文体，使得张林华的创作着眼点又有了新的调整和转向。“我的写作开始向散文领域转变，且多为忆旧题材，以及游历笔记，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作为，借以录照过往，来观照今天，本来也是文学能担的使命之一。”当然，这种创作体裁的转型是艰难的，过程也是有挑战的。但是，处在创作成熟期的张林华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力量、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思想积累、情感积累、经验积累、生活积累，所谓“总在一念间，往事变故事”了。于是，忆旧题材，游历笔记这两部分的内容，在《一生不过一念》呈现出精彩纷呈的面目。

《一生不过一念》是丰富的。收入书中的篇章，都是张林华从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众多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，有些还是得过有影响的大奖的力作，个中之好，不是一篇书评所能囊括和道尽的，所以，读者如果能够走进《一生不过一念》这本书中去，是一种更好的选择。

《一生不过一念》，张林华 著，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，定价：58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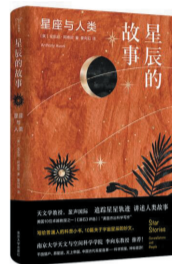
上架新书

上海文艺出版社 59元
双雪涛著
《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》



双雪涛首部杂文集，记录十年写作历程，送给仍然相信文学、心怀梦想的人。谈小说，分享十年写作中的实操经验；谈电影，探索文学改编与电影的关系；精选有关小说创作的杂文、随笔、访谈，呈现故事背后的故事。

南京大学出版社 58元
安东尼·阿维尼著，晏向阳译
《星辰的故事：星座与人类》



本书是一本充满好奇心的科普故事集，写了10篇关于星辰的故事。作者回溯星星在天空中轨迹，追踪人与星星的关联。从古希腊到非洲大地，再到美洲，每一片土地上的人们，都有着关于星辰的故事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 39元
[英]理查德·梅比著，张翎译
《心向原野：自然如何治愈了我》



在事业巅峰之际，作者突然患上严重的抑郁症。他搬到了东安格利亚。广袤而灵动的原野给了他全新的视野和启迪，也唤醒了他被疾病尘封已久的对自然的热爱与激情。他远足、观鸟、探寻奇异的动植物，他结识了人生伴侣波莉，他重新开始写作，万物在他眼中又鲜活起来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 48元
[日]吉本芭娜娜著，董海涛译
《关于下北泽》



本书记录了吉本芭娜娜关于下北泽的一切回忆，其包含了十九篇短篇散文。下北泽是日本时下受年轻人追捧的街区之一，对作者而言却是充满了难忘回忆的场所。作者通过平实的语言描写了在下北泽居住的契机与种种故事，让读者感受到了不同于印象中的、充满人情味的下北泽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生命之路与时代之路

存文学长篇小说《众神隐退》读后

| 朱镛 文 |

作家存文学一直在路上。这位创作了无数中短篇和长篇小说的作家，又一部长篇小说《众神隐退》诞生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

阅读《众神隐退》，完全感受到存文学的激情，他独特的视角、描述、发现，诚恳而饱满，以此确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面貌。

这是一部以筑路为主线的故事。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，讲述了一代人的成长史。小说主人公杨波团长，对这支年轻的筑路队伍极其忧虑和担心，担心这支年轻的筑路队会跨掉。他经过再三思考，没有和任何人商量，擅自做出了决定，把工程团分成所辖的4个营。敢于把一个整体分开，就要有支撑它的能力。于是，故事从这里开始。

貌似写筑路，实际上，作家是在写人，写人性，写人的生存，写人类与自然的关系。小说塑造的人物，他们的热情、勇气、汗水、期待和伤痛，都在轰轰烈烈地迎送岁月。在那片土地上，终年都是夏季。1700多名从农村走出来的筑路民工，是经过精挑细选选出来的。他们离开家乡，走进酷烈的风景，在老挝的亚热带丛林中，修路架桥，忍受艰苦。不仅是肉身，思想之树，也难以舒枝长叶。他们要面对敌机的轰炸，要面对毒蛇巨蟒出没，每天都有死亡的身影跟随他们。可他们依然无怨无悔，努力向前，锤炼出了最稳定的情怀和品格：担当、向善、爱国。铁的组织，需要这些筑路人有着雷打不动的稳重。到了老挝的土地上，除了能喝水，能动公路所经过之处的草根树木，其它无关的一草

一木，一石一丘，都不得随意乱动。各种野生动物，比如大象、老熊、麂子、马鹿、老虎、豹子、野猪、穿山甲、竹鼠、果子狸，不能乱打；就是江河里的鱼儿，也不能去捉一条。这是硬性规定，也是规矩。

路，实际是存文学小说中一个很重要的意象。它是环境的路，是人生的路，是生命的路，是一个时代的路。这条道路，铺在了作家的心里，铺在了年轻人的心里，铺在了两个国家的互通有无里，温暖而感动。在小说里面，完全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山川、动物、植物的热爱和悲悯、真诚和敬畏、忧伤和叹息！比如鸟儿的死亡，杨波在路旁树林中找来了几片粽子叶，把一只只鸟理顺了羽毛，把它们用叶片捆扎好了，再用树枝刨了个坑，小心翼翼地把它埋葬好，用土堆成了一个小坟茔。之后，他脱下了帽子，带着沉痛和忏悔的心，向这些年轻的生命静默了三分钟。在这里，它唤起了一种生命和爱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，每个人都可能是这样一只鸟。

只要万物存在，它们就会说话，只不过它们说的是另一种现实秩序的符号。它们改变着人的命运，决定着人的性格、生命和生活态度。由此，似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，正如大庆通过娅檀的指引最后顺利地采到蜜时，娅檀所说：“这就是与蜜蜂商量的结果，一切交往都需要商量，需要协调，就像雄鹰在空中飞行，它一定和蓝天商量，鱼儿在水里游动，也少不了与江河协调一样。”读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把它定性为自然主义，或者

说象征主义。每一种动物，大象、蟒蛇，它们通人也通灵；每一种植物，比如竹子、芭蕉，它们同样如此。由此，这部小说的丰满和精彩又出现了一条线，就是大庆的奶奶，一个有着信仰的人。如小说里一个大爷的话：“一个发育得好的小镇，是应该有学校，有寺庙，有教堂的，每个人的信仰都应该有安居之地。”我坚信，一切哲学，都会被这句话震动。奶奶在信里表扬了大庆收养麂子和流浪狗的事，说：“时局动荡，硝烟弥漫，涂炭生灵，人和动物生存都不容易，按照佛的说法，度自己，度众生，这是能带来福报的大好事。其实，不论什么宗教，同情和善良都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在存文学的长篇小说《众神隐退》里，我们可以从团长杨波、刁钻的连长李东海、搞后勤的张大庆、刘伊亚奶奶、娅檀、开推土机的苏天宝、饲养员赵松生等等人物身上，看到他们的使命担当。如果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，人要通过上好日子，一定要有自由明朗的天空，绿色的森林，平安的大地，清洁的河流。人类心灵的天然属性，要在自然的万物中获启。

在《众神隐退》这部小说的结尾处：天地合万物生，云雾起，尘埃落。东方既白，众神隐退，妖魔亦然。它完全串起了光阴、色彩、自然、希望和现实。这是对一代人的生活和生命历程的理解。我想说的是，日子是可以核对的，一切存在皆有生命。

《众神隐退》，存文学 著，中国青年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，定价：39元